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Seman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Custom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Gongor ELDEV-OCHIR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s is a branch of semantic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It explores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Professor Wang Dechun defines it in the following way, "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s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ural cultural semantic character in the language which reflects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e nation and is of rich taste of that nation's culture. It is the ad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 linguistic unit on the basis of the reflection of its conceptual meaning. Without the nat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t will be har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language unit". Theories on cultures and the teaching of it are a must for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Hence, we should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culture teaching in TCFL, particularly, the teaching of those words which carry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By involving 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s in teaching, students are enabled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refore improve accuracy and appropriateness. In other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teaching can optimize the learners' knowledge of the target 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s well.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s; National cultural words; TCFL

对外汉语教学中研究汉语国俗语义的必要性分析

奥其尔

蒙古国立大学, 蒙古国·乌兰巴托

摘要: 民族文化语义学是语义学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 它探讨的是民族文化的内涵, 是民族文化的体现。王德春教授对“国俗语义”的定义是: 国俗语义是自然的文化语义特征在语言中的表现, 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 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它是语言单位在反映其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附加的文化内涵, 没有民族文化背景, 就很难理解语言单位的意义。文化理论及其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必然要求。因此, 我们应该重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尤其是那些承载着民族文化内涵的词语的教学。在教学中融入民族文化语义, 可以使学生了解目的语的文化特征, 从而提高语言的准确性和得体性, 民族文化内涵教学可以优化学习者的目标民族知识和交际能力。

关键词: 民族文化语义; 民族文化词语; 对外汉语教学

1 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文化教学方面应用

外语教学法是研究外语教学规律的科学, 它与应用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日益认识到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1]。70年代以后, 外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很少再有人从理论上对文化教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在中国, 从80年代开始,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文化和语言教学关系, 从理论到教学实践都作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如吕必松早在1980年就提出: “语言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语言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2]。1981年又谈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观念和心理特点对

语言和语言教学的影响, 指出文化知识介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熊文华、朱文俊在1980年提出, 学习外语应该注意他的社会因素, 认为应把背景知识紧密地结合到教学中去^[3]。由此看来,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为交际应用服务的外语教学, 并且它的最佳模式就是语言文化一体化教学, 将文化教学渗透、融化在语言教学之中。

在过去的20多年中, 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文化教学方面已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方法, 其很快达成了共识, 并推动了文化教学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汉语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那么留学生在接触汉语的同时

也就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关系，所以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本是不能分开的，两者是一个有机体。但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与“中国文化课”不同。文化课注重于一般综合性的和某些特定性的中国文化内容的讲解，具有某种知识性和学科性的格调。也许可以说它是语言之外的东西。而汉语课中的文化教学则是在教学汉语行为领域中去。它是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进行中国文化知识介绍的教学活动，是帮助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的教学手段。吕必松先生在他出版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必须进行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必须应用有关文化理论”^[4]。由此可以这样界定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它是在对汉语学习者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在一定文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关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活动。并且，语言课中的文化教学就应当落实在确立发展学生运用语言交际的文化技能上。它首先要使学生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习得意识”，要使学生学生在掌握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致力于掌握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际的文化能力。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文化教学，尤其是包含该民族文化因素的词汇教学。实际上，这就是国俗词语及其国俗语义的教学。国俗语义正是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语言中的反映和体现。换句话说，一个词语所包含的与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相关的意义，就是国俗语义。国俗语义是民族性的表现，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的反映，是外国人学习第二语言是较难体会的。通过国俗语义教学可使学生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特征有所了解，提高其使用外语的准确性和得体性^[5]。换句话说，国俗语义教学可以优化学生的国情知识和交际能力。而且，它着眼于介绍目的语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那些具有浓重文化色彩的词语含义。通过国俗语义教学学生可获取所学语言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政治等一系列知识。这就能有效促进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生成，防止社交语用失误。由于教学活动不在仅仅停留纯语言知识范畴，而是与教授语言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步进行，这就是教学内容和形式由原来的枯燥、单调转向生动和丰富，因此国俗语义教学还可以调动教师授课的兴趣和积极性，以此促进语言教学。国俗语义教学对教师的素质有较高的要求。既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功底，又要有广博的社会知识；既要熟悉汉语国俗语义，又要对学生母语的国俗语义有了所了解。这样才能事先预测

学生课上会出现什么问题，以便对症下药，得心应手地予以解决，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由此可见，在任何一种语言的习得中，对这一民族语言的国俗语义学习，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来，在蒙古学习汉语的学习者越来越多。他们希望能借助所学的汉语与中国人打交道，甚至参与中国的各种社会生活，如在中国经商或在各方面与中国合作。蒙古汉语学习者尽管语言能力不错，但是往往不能用得体的汉语与中国人进行随便自然的交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蒙古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不同，接触中国人员少，汉语教材不适应，而且他们不了解蕴含在汉语词语中的民族文化含义。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民族使用的汉语当中的词语有丰富多彩的国俗语义，但是蒙古的汉语教学中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已有的教材中，没有或很少把国俗词语及其具体运用作为必要的内容纳入。课堂上碰到国俗词语时，只能由教师自发地略加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往往有一定的随意性。到目前，蒙古汉语教学中长期受汉语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但还没受国俗语义教学。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这里的“义”，指一切语义。从类别上说，既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又包括蕴含民族文化的国俗语义^[6]。可是蒙古汉语教学在“三要素”理论的影响下，往往把重点放在语言结构体系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语义的方方面面。可是实际上，汉语当中的词汇承载着中国文化心里信息，因此蕴含民族文化的国俗语义教学应该作为蒙古汉语教学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评价，不同认识，所以注重词汇的文化内涵十分必要。学语言就必须研究其文化，了解必要的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恰当地运用，才能在实际的交际中立于不败之地。

近年来，为补充单纯语言教学的不足，蒙古国立大学和其他学校都设有“中国国情课”之类的课程。这种课程所讲授的是外在于语言的国情和民俗，即前面所讲的“非语言文化”，而国俗语义教学则要揭示国俗语义所产生的社会化背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即不仅掌握词语的一般事物意义，而且掌握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词语及其特有的国俗语义，使学生能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掌握俗语中有国俗词语所表达的信息以及由普通词语所表达的国俗语义

信息,其就能帮助更好地运用语言,收到理想的交际效果^[7]。所以本论文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颜色词之国语俗义研究在蒙古汉语教学中介绍国俗义的内容和效益。

2 汉语国俗语义教法分析

2.1 国俗语义解说

国俗语义解说能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视角,国俗语义解说的目的是通过国俗语义介绍中国民俗知识,而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解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语言使用的文化规约,从而培养蒙古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也就是说,当语言形式因为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成为交际障碍时,就有了进行国俗语义解说的需要。老师在教学中引入相关的文化知识,会使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给学生留下鲜明的印象,而且能够使其自觉地、有意识地去汲取语言中的各种文化信息。比如,拿汉语的“白喜事”一词举例:教蒙古学生这个词语时要解释它蕴含的文化含义。因为对蒙古人来说白色是美好的象征。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不一样。所以如果不揭示这个词语的文化含义,蒙古学生不明白它的真正的含义。这个词语与中国古代的五行、五色观念有关。按这个观点,西方属秋,而秋天是枯黄死亡的季节。因而代表“秋”的西方,白色也是不吉利的颜色。通常亲人死亡,家属要穿白衣服。因此白色就成了丧事的象征,高龄死者的丧事又称“白喜事”。办丧事的人家贴白纸、穿白衣、戴白帽。人们在举行丧礼时穿上白色孝服,表示哀悼。“白喜事”这个词语可以与“办”这个词搭配使用,如“办白事”等。这样学生就知道了“白喜事”一词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含义。

国俗语义解说可以有共时性和历时性。其共时性,指的是国俗语义解说必须从当代生活中的中国民俗现象出发进行解说。国俗语义解说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汉语,而语言应该是鲜活的,才能使学生获得语言交际能力。比如,汉语白颜色词有“贫寒、卑贱”的国俗语义。从汉代到唐代,没有官位的普通百姓着白色衣服,所以古人把他们称为“白衣”、“白丁”、“白身”,把没有财产和地位的家族和家庭称为“素族”、“素室”,平民住的房子称为“白屋”。帝王、宰相的财力而无其职位的人称“素王”、“素臣”、“白衣公卿”、“白衣宰相”等。

国俗语义的历时性,即从民俗的发展来解说。比

如,有的词语的意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造成的民俗变化而产生的,这时候,就必须从历史性来解说。如,“红”这个颜色词,在古代就被认为是吉利、如意的,过年贴的春联是红色,人们结婚要穿红衣、贴红喜字,客人送礼金要用红纸包着,叫“红包”等等。

“送红包”这个词在当代则又成了医生或为官者收受礼金的代名词。另外,红色一度被给予政治色彩,成为革命的象征,“红小鬼”、“祖国山河一片红”、“红五类”中就用了这个意义。诸如此类的词汇,在汉语中为数不少,因为语言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所以,历时性的解释也必不可少。

2.2 国俗语义对比教学

汉语国俗语义教学中可以使用不同民族文化含义的对比教学。这就是找出两种语言中文化上的异同因素,其办法是对比。不同文化之间克服交际障碍的有效方法是进行文化含义对比。对比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把钥匙,其最好方法是一对一的对比。凡是不揭示文化含义,学生就不能准确理解的,教师就要给他们讲清楚。汉语教师首要的任务应该是给学生建立一种文化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的同步性以及不可分性。其次是应该发现那些相异的文化涵盖符号,并通过国俗语义对比教法,把这些不同的文化涵盖渗透给学生,使他们真正地学会并掌握汉语。比如,汉语有“戴绿帽子”一词,而蒙语有“戴绿帽的分子”一词。“戴绿帽子”在汉语中蕴含“因妻子不贞而使丈夫受辱”的国俗语义。唐时曾有地方官勒令罪犯佩绿头巾以自辱,元明两朝规定娼家男子须戴绿色头巾,以后“绿头巾”,“绿帽子”引申为专指那些妻子与他人私通的男人。可是蒙语“戴绿帽的分子”蕴含“内政部军人”的国俗语义。1930年左右在蒙古进行了政治大损失。当时许多无辜的老百姓遭受了这个损失。当时逮捕无辜老百姓的内政部军人都戴的帽子是绿色的。因此蒙语里面产生了“戴绿帽的分子”这个词语。通过这个蒙汉两种民族不同文化使学汉语的蒙古学生多了解汉语国俗词语及其国俗语义。

2.3 设置情景

激发学生兴趣,展开专题讨论:拿蒙古国立大学三、四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也有一些了解,对于教学中的国俗词语及其国俗语义的相关文化知识的需求比较大,他们学习的愿望较强,课文里的语言文化知识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

求。由于学生缺乏中国民俗文化的底蕴，这时候如果仅仅是对国俗词语以及国俗语义进行粗略地解释，师生之间势必会出现交流的“空白”，互相配合的默契程度会受到影响。因此，教师如果就某一学生特别感兴趣的民俗特色事件来展开专题的讨论或观摩，让学生沉浸在一种有意识的安排和自然呈现的场景中，学生的注意力就能持久，兴奋状态也能维持，学习的效果会比较好。

2.4 运用多媒体进行视听教学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从视觉和听觉上直接获得语言信息，并很快在大脑中形成新的知识点，这与间接地从书本上获得信息而形成的知识点相比，在大脑中的刺激反映较大，记忆和理解的效果都比较好。因此，在对一些特殊的国俗词语及其国俗语义进行教学时，一般来说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这种灵活的教学模式，设置一些具体的教学活动，开展视听和实景教学。

3 问题分析

由上述看来，国俗语义是在词的概念义上添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教学国俗语义，能够克服单纯记忆词汇本义的弊端，能够对词汇

形成一个全面、正确、深入的认识，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能进行准确、恰当的理解与运用，有利于提高我们的交际能力与语用水平。此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设计整套教材时，要有意识地安排这方面的内容。每册课本都要有食粮的国俗词语及相应的练习均匀分布在各课之中，各册之间应有连贯性，前后照应，形成系统。而且还要做到内容上由浅到深，由少而多，循序渐进，以期学生学习结束时，能切实掌握一定量的国俗词语。只有较全面地掌握汉语国俗词才能使學生具有得体的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常敬宇. 汉语词汇与文化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 骆峰. 汉语色彩词的文化审视 [M].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 [3] 王德春. 多角度研究语言 [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4] 吴友富. 国俗语义研究 [C].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5]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6] Bayansan J. 文化 - 语言 - 思维 [M]. 乌兰巴托, 2002.
- [7] Ravdan E. 应用语言学 [M]. 乌兰巴托, 2014.